

宋元明清 咏岳飞广辑

◎ 傅炳熙 傅乃芹 辑校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序

王曾瑜



傅炳熙先生费了很大功夫，广泛搜罗自南宋经元、明、清四代的咏岳飞诗词两千四百余篇，编成《宋元明清咏岳飞广辑》，又在此基础上，选出四百余篇，撰写成《宋元明清咏岳飞选注》。其工作量之大，为前所未有的。这固然得益于目前的电子信息技术，但劳绩之巨，也足以令人瞠目。我个人断断续续为时数月，方得以卒读。

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，就是使用典故，既有历史的，也有文学的。我个人古典文学修养颇差，无力为此，而傅炳熙先生依凭他相当深厚的素养和功底，足以驾轻就熟。拜读他的许多注释，当然是给自己上课，受教良多，至于对略具古典文学修养的读者，则肯定会增加许多阅读的方便和教益。

岳飞作为一位古代伟大的爱国英雄，其英勇善战的精神和人格魅力，足以使时人、敌人和后人深感敬佩和崇拜。金使刘陶针对杀害岳飞一事，也毫不客气地奚落宋高宗君臣说：“江南忠臣善用兵者，止有岳飞，所至纪律甚严，秋毫无所犯。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所以为我擒。如飞者，无亦江南之范增乎！”^①今人也有如此评价：“对照如今的各种丑恶现象，像岳飞那样一个为山河一统的崇高事业而献身，仅就不爱钱，不贪色，不是官迷和严以待子这四条，就足以成为震烁千古的伟人。”^②

历代歌颂和追怀岳飞的诗词数量颇为可观。据史料记载，当岳飞遇害

① 《说郛》卷一八叶真《坦斋笔衡》。

② 刘红：《面对精神抉择的心灵之河》，《丝毫编》第662页，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。

时，就有士人李安期“作表忠诗百二十首吊之”^①。明嘉靖时，“岳坟诗集无虑千首”^②。由于时光之流逝，文字之佚失，许多歌颂和追怀岳飞的诗词已无以传世。然而仅就傅炳熙先生的搜罗，也足见为数之多。此类诗词的意义，一是宣扬了爱国正气，二是证明了岳飞的大名，他的崇高精神和气节，确实已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心坎上，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，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道义力量。据明代贾应龙的记述，“王之忠义，自宋迄今，虽闾夫妇人皆能道之”。可知他的精神对整个民族影响之深。这恐怕是受难者岳飞生前所不能设想的，更是屠杀他的宋高宗、秦桧之流所根本无法设想的。

对于遗臭万年的秦桧，在此不必赘说。对于荒淫无道的宋高宗，在此有必要多说几句。

在南宋一代，特别是向杀父之仇敌自称“臣构”的宋高宗在位时，在其酬赏重奖之下，一大群无耻的臣僚和文士争先恐后地进献颂词和赞歌，曾经达到了极其肉麻的程度。如参与杀害岳飞的万俟卨上《皇太后回銮事实》，并作序说：“恭惟皇帝陛下法姚虞之尽善尽美，迈汤后之克宽克仁。”“大谋长算，时出宸虑，讲信修睦，断以不疑，不憚谦辞厚币之劳，以冀承颜问膳之乐。”“自我作古，貽之方来，其盛德之举，不其伟欤！”^③另有秦桧的养子秦熺，则在官史中称颂皇帝“孝悌绝人，前古帝王所不能及”^④。臣僚们盛赞官家“圣孝，感通神明，敌国归仁”^⑤。有一首《绍兴中兴上复古诗》说：“书契以来，中兴复古之君，比德较功，莫有望其仿佛者。”“皇帝躬行，过于尧、禹。”^⑥“沔鄂蕲黄一千里，更无人说岳家军。”^⑦

即使宋高宗死后，很多大宋臣子为表达自己无限犬马依恋之情，纷纷撰写大量挽诗，赞颂这位“中兴之主”的功业。如“赫奕中兴事，洪图久系

① 《嘉靖邵武府志》卷一四《隐士》，《同姓名录》卷一〇。

② 《西湖游览志馀》卷七。

③ 《会编》卷二二三。

④ 《要录》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附录。

⑤ 《要录》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八月癸未。

⑥ 张嵎：《紫微集》卷一。

⑦ 《能改斋漫录》卷一一《曾郎中献秦益公十绝句》。

隆”，“天开圣哲君”，“帝学穷渊奥”，“洗甲乾坤净，投戈日月[辉]”，“兼爱无南北，全能冠古今”，“忧勤三纪外，揖逊一言中”，“何止超前代，功隆道更尊”，如此之类，不一而足。^①

权奸秦桧尸骨未寒，其熏天的势焰顿熄，万众的唾骂声一时犹如火山喷发。但宋高宗却完全不同，按古代的伦理和法律，本朝人哪怕说一点本朝皇帝的坏话，就是犯了“指斥乘舆”“十恶不赦”的弥天大罪。宋高宗在权相死后，算是行“更化”之政，对于受迫害的官员，大多予以宽贷或平反，而唯独岳飞例外，他自愿承担杀害岳飞的责任，并不乘机诿过于秦桧。宋高宗在位末年，金海陵王大举南侵，南宋抗金情绪重新高涨。很多人冲破禁网，公开要求为岳飞平反。尽管如此，宋高宗只是下诏，将“蔡京、童贯、岳飞、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”，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，以开“生还”之路^②，却须与蔡京、童贯之流祸国巨奸并列，也足见这个独夫民贼之用心。

待到宋孝宗为岳飞平反后，囿于古代的君臣伦理和法制，岳飞之孙岳珂为祖父编写传记等，却只能讳避祖父与皇帝的矛盾，说祖父和宋高宗本来是亲密无间的，仅是秦桧从中作祟，才发生了悲剧。特别是伪造了秦桧矫诏杀害祖父之说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，或以为此即是信史。清代齐学裘诗说，“史书矫诏桧杀之，为尊者讳何须疑”，“桧也遗臭千万世，高宗隐慝无人窥”。其实，从今存岳飞的狱案原始文件看来，秦桧和万俟卨所拟的刑名，无疑已是最大限度地施加重刑，但尚不能满宋高宗之意。他不仅亲自下旨杀害岳飞，而且将岳云由徒刑超越流刑，改判死刑，又将其他卷入冤狱者逐一法外加刑。

南宋人一般自然明白岳飞遇害的事理，又囿于古代的君臣伦理和法制，他们虽在诗中严厉谴责秦桧，却不能涉及宋高宗。但唯有刘过词说：“北望帝京，狡兔依然在，何事（一作‘良犬’）先烹。”其典故来自《史记》卷四一《越世家》，范蠡写信劝文种说：“蜚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

① 分别选自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卷一〇二，《郾峰真隐漫录》卷五《高宗圣神武文宪孝皇帝挽辞》，《水心文集》卷七《高宗皇帝挽词二首》，《后乐集》卷二〇《挽高宗皇帝章四首》。

② 《要录》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。

越王为人，长颈鸟喙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。子何不去？”文种不听，结果越王勾践赐剑，逼迫他自杀。同书卷九二《淮阴侯列传》载，韩信说：“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天下已定，我固当亨。”刘过词句虽已隐约地指责宋高宗，但他毕竟仍须遵守皇宋的臣规，故又在词中强调“陛下圣”，“万感君恩”，以事弥补。

相形之下，宋以后的诗词，对宋高宗的罪恶就不须隐讳。元代赵孟頫虽为宋赵氏宗室，但在宋亡之后，可以写出“南渡君臣轻社稷”的诗句，不说“相臣”，而说“君臣”，直接指责宋高宗。此外，如元代班惟志诗“威名震主自全难”，元明之交的高启诗“每忆上方谁请剑，空嗟高庙自藏弓”，明代文徵明词“笑区区一桧亦何能，逢其欲”，明代王世贞诗“莫将鸟喙论勾践，鸟尽弓藏也不悲”，明代包裕诗“不思宗社千年计，惟徇江南一日安”，都点明了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。

李濂词说：“飞鸟在，自藏弓。金牌诏退虎旅，抚剑泣英雄。肯念二龙沙漠，绝爱六桥烟柳，歌舞且江东。谁雪靖康耻，千载恨无穷。”女子邓铃诗也说：“中原父老空遮诉，南渡君臣不耻和。”陈贽诗说：“休言宋将非唐将，自是高宗愧肃宗。”沈周的诗词说：“古来功高众必忌，伍相既前公乃后。便应属镂古血存，冤牍因书莫须有。天子本是包羞人，忍把忠良饲谗口”，“笑昏夫，亦有小聪明，看遗敕”。冯忠诗说：“忠魂空结坟前树，割地和成构已臣。”王祖嫡诗说：“相桧能为偃月谋，臣构甘下穹庐拜。”韩子祁诗说：“五国城枯南望眼，康王已是讳称兵。”崔士荣诗说：“孱主元无父，孤臣空有君。”明末金堡词说：“航海恨，君自取；奉表辱，君自与。”这些都深刻地谴责和讥刺了宋高宗。

何允泓诗则嘲讽宋高宗偷安半壁的荒淫生活：“天造临安胜雒中，西湖浑似化人宫。两高黛抹垂帘见，千里香吹合殿通。循国千珍天府并，刘家双玉越姬空。”末两句是指宋高宗亲幸循王张俊府，举办豪华的宴会。他宠爱大、小刘娘子，而大刘娘子本是宗室之妻，她入宫的时间，正好是岳飞北伐血战的绍兴十年。

清代洪昇诗说：“共恨相公终误国，谁知天子乐偏安。”马思赞诗说：“高宗不爱父，大将枉思君。”朱轼词说：“小朝廷，真惯乾坤缺。”顾嗣立

诗说：“臣构年年奉赇赂，二帝游魂啼日莫。”汪灏词说：“鸟尽弓藏，犹万古，悲酸未歇。何况是，金瓯破碎，为仇摧烈。但愿龟兹天半壁，怕教龙返燕山月。喜金牌，臣构两相同，班师切。”王峻诗说：“长城自坏天难问，半壁偏安主厚颜。”计发诗说：“高庙有心诛大将，两宫无骨瘞龙沙。”赵翼诗说：“千载人思赎百身，当时狱竟成三字。乃知风旨本朝廷，为梗和戎亟拔钉。”钱大昕诗说：“文臣动爱钱，武臣多惜死”，“小朝誓表和亲日，大将圜扉绝命年”，“君王自恋余杭乐，不独文臣解爱钱”。茹纶常诗说：“儿皇帝前臣构后，传之史册洵可丑。十二金牌促班师，遂弃中原如敝帚。”吴翌凤诗说：“小朝廷，一臣构。二圣环，撇脑后。”李庚芸诗说：“称侄称臣笔不停，九哥安坐小朝廷。甘心半壁销兵气，唾手三台摘将星。”孙原湘诗说：“构兮构兮木不良，大厦以桢为栋梁，长城如檀翻见戕”，“宋室已收檀道济，朔方犹畏郭汾阳。朝廷自毁擎天柱，宰相方开偃月堂。千古奇冤成创格，不须鸟尽便弓藏”。晚清皮锡瑞诗说：“宋室黄袍后，由来忌战功。贻谋至臣构，怀慝类湘东。不洒攀龙泪，先藏射鸟弓。”清代杜堉痛斥宋高宗的言论甚烈：

武穆之时，设高宗能视师江上，示天下以两宫不返，无以生为，忠孝感激，士气百倍，加以河北响应，义旗所指，不战自靡，拨乱反正，一大机也。失此不图，藩篱遽撤，冤杀遂闻，复何能为哉！其杀武穆，则亡宋之本。其忘亲之罪，任相之非，定都之失，则亦杀武穆之本也。

亡宋者，高宗也。宋不复，则必亡。今也，自杀其可以复宋之臣，以绝中原之望，而快敌仇之心。凡所以亡宋者，汲汲为之，如恐不及，孝宗以下何责焉。

方孝标诗说：“向使二圣还，康王何所适。君心在偏安，小人何能逆。”李绂诗：“帝自逡巡畏两宫，故教桧离主和同。”张邦俊诗说：“康王幸得国，长愁二圣归。议和深觉是，论战即言非。”张埏诗说：“父老争传三字酷，君王不喜两宫回”，“居然高庙神尧据，此事难欺三尺童”。林则徐诗说：“不为君王忌两宫，权臣敢挠将臣功。”

然而也有今人提出宋高宗“功过参半”论，甚至还不忍用一个“罪”字。又有人反对称宋高宗的朝廷为“小朝廷”。^①看来他们的见识还在古代咏岳飞的诗词作者之下了。

从另一方面看，后世出于人们对敬仰辉耀千古的岳飞的好心，也出现了愈来愈多、代代追加的传奇和遗物，并且以讹传讹，辨不胜辨，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反而弄假成真。古代咏岳飞诗词也出现了此类情况，故在此序言中也不得不作些考辨。

《宋稗类钞》卷二七在引《朝野遗记》后，另有一段记载低一格，说：“高祖母显仁韦太后北归，至临平，因问：‘何不见大小眼将军？’或对曰：‘岳飞死狱矣。’遂怒帝，欲出家，乃服道装终身焉。”其注说：“当是金人畏飞，相传其状貌，故后习闻之耳。不知后北辕时，飞尚未知名也。”《南宋杂事诗》卷六厉鹗诗“可惜岳将军不见，深宫只著道家衣”，以及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二，盖皆引自明代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四七《宋后道服》。参照此条记事，郎瑛此说大致得自明代的韦氏家族后裔，但数百年后的传言其实并不可信。从传世刘松年的岳飞画像看，说不上是一眼大，一眼小。再说宋金记载也没有“大小眼将军”之说，清吴樗诗“宗爷已去岳爷来，覆辙汪黄是祸胎”，沈寿榕诗“宗爷而后岳爷呼”，他们也注意到史书记载，金人畏服而不呼其姓名，只称呼“爷爷”者，前有宗泽，后有岳飞。当时岳飞的死讯早已传到北方，如前所述，与韦氏一起南下的金使刘洵，就公开称赞“江南忠臣善用兵者，止有岳飞”，并奚落宋廷杀害岳飞。揆情度理，韦氏又怎么能不知岳飞已死，而问“何不见”。

关于岳飞遇害风波亭之说。宋代无大理寺狱有风波亭的记载。清丁传靖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一五引《坚瓠集》说：“岳武穆班师过金山寺，禅师道月劝之勿赴阙，武穆不听。道月遗以诗曰：‘风波亭下水滔滔，千万坚心把舵牢。只恐同行人意歹，将身推落在深涛。’武穆至临安，系大理狱，有亭扁曰风波，始悟诗意，悔不从其言。桧闻其事，遣卒何立捕道月。道月方集众说法，何立伺之，道月忽说偈曰：‘吾年四十九，是非日日有。不为自家

^① 朱瑞熙：《关于宋高宗的评价问题》，李裕民先生《南宋是中兴，还是卖国——南宋史新解》，载《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。

身，只为多开口。何立从南来，我往西方走。不是佛力大，几乎落人手。’言旋，端坐而化。”按：《坚瓠集》为清褚人获之笔记小说，其中多搜采前代之记载，部分或可从传世的著作中找到，而部分又找不到。但今传本未见此条。此处虽有风波亭的记载，却未说岳飞遇难是在风波亭。清钱彩《说岳全传》第六十一回方有“风波亭父子归神”的回目，虚构了岳飞、张宪和岳云被用麻绳勒死于风波亭，并将“道月”和尚改名“道悦”。按：岳飞被迫班师在绍兴十年，当时到临安朝见，并未削职遇害，而罢兵权、罢枢密副使与遇害是在绍兴十一年。揆情度理，岳飞朝见是正常的事，身在官场，罗织之网既已摆布，也决不可能因他“不赴阙”而得以不遇害之理。《坚瓠集》的故事是荒诞不经的，但从不少咏岳飞的诗中可知，岳飞死于风波亭，又居然弄假成真。

关于岳飞是否有次女“银瓶小姐”，宋末元初周密《癸辛杂识》续集下《银瓶娘子签》说：“太学忠文庙，相传为岳武穆王，并祠所谓银瓶娘子者，其签文与天竺一同。”按：宋代达官贵人家的女儿称娘子，与平民相同，当时所谓“小姐”类似于今三陪女郎。^①此条记载并未说“所谓银瓶娘子”是岳飞次女，可知如清褚人获《坚瓠秘集》卷二《银瓶小姐》之所谓“银瓶小姐”，是后世加上的称呼，而非宋代的称呼。《癸辛杂识》后不及百年，到元末明初的杨维桢《铁崖古乐府·补》卷三《银瓶女》注说：“宋岳鄂王之幼女也。王被收，女负银瓶投水死。今祠在浙宪司之右。”其实，若真有此女，当宋孝宗为岳飞昭雪之后，岳霖等肯定要为此姐妹向朝廷申请追赠，而岳珂所编《鄂国金佗粹编》也肯定要表彰其姑母的贞烈。《鄂国金佗粹编》既无只字提及，可知“银瓶小姐”出于传说而无疑。

清代有“武胜、定国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荆湖南、北，襄阳府路宣抚使，兼营田大使岳飞之印”，这当然是伪造的岳飞遗物，其破绽显而易见。岳飞升虚衔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是在绍兴九年，而当时襄阳府路早已改名京西南路，岳飞的实职差遣为荆湖北路、京西南路宣抚使，荆湖南路已非岳家军的辖区。从今存文物看，官印无人名，而私印往往仅为某人之印，而

① 参见《纤微编》第523页，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。

无官称。

关于宋高宗绍兴六年的起复诏，后世的诗词中也屡加援引。我早已考辨说：“另一份绍兴六年《起复诏》碑文，末尾虽有‘皇帝书赐岳飞’，但字迹与真迹颇异，又无御押，在《鄂国金佗粹编、续编》中也得不到印证，无疑是贋品。”^①岳飞母姚氏死于当年三月二十六日^②，而此份伪诏的时间竟为当年五月二十八日，时鄂州紧急文件传送到行在临安，约需十日。宋高宗在四月上旬即可得知，而伪起复诏竟延迟了一个半月多，也是不合情理的事，可佐证其伪。

至于其他如岳飞书写“还我河山”、诸葛亮《出师表》之类伪作，可参见拙作《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》《丝毫编》等，在此不逐一复述了。清朝虽有乾嘉学派，讲究考证，但清人对此类后世作伪的墨迹和文物，也都信以为真。又如有祝允哲和岳飞的《满江红》词，朱瑞熙先生在《寥城集》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版）的《〈须江郎峰祝氏族谱〉中的伪作》一文中已考证为伪作，在此也不须赘述。

^① 《真伪不可不辨》，《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》第688页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。

^② 《鄂国金佗续编》卷二九赵鼎《乞起复》。

凡 例



一、本书辑录歌咏岳飞之作 2400 余首，以诗、词、散曲为主，兼及少量铭赞。

二、所辑作品上自南宋，下迄清末。清末作者确知为 1911 年以后的作品不录。

三、原文在文献中为繁体字者，为今人阅读方便，皆改为相对应之简体字，通假字不改。原文无标点者，皆加标点。原文疑有讹误衍脱者，仍其旧，不径改。原文字迹残缺或模糊不清者，均以“□”代之。

四、原作无标题者，以“阙题”标之。

五、作者分为南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个朝代，跨朝代作者依据其主要生活和仕历的时间划分，兼顾一般习惯划法。

六、每一朝代的作者大致按其生年先后排列顺序，生卒年不详者（凡未注明生卒年者皆为不详），略依科第、仕历和交游定其先后。作者佚名或一时难以考清其年代者，概置于该朝代最后。

七、所辑作品后附有作品出处，以便读者查核。出处多见者仅注一处。文字间有异同者，择善而从，或酌加说明。

八、凡同一作品系于不同作者，作者一般录取较早者，并酌加说明。

九、作品后附有作者简介，以便“知人论世”。依据除史传外，旁及别集、总集、笔记和各种名人词典、作家小传，为求简明，不一一注出。一人数作者，作者简介附于末篇之后。

目 录



南 宋

- 邵 绎 满庭芳 /3
- 祝允哲 满江红·和岳元帅述怀 /3
- 王廷珪 送周解元赴岳侯军二绝句（录一） /3
- 吕本中 闻岳侯破贺州贼次韩瑞卿韵 /4
- 赵 鼎 阙题 /4
- 张 完 答岳鹏举 /4
- 毛国英 投岳侯 /5
- 黄 维 岳武穆王生祠记歌 /5
- 胡 铨 题岳忠武王墓 /5
- 陆 游 夜读范至能《揽轡录》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/6
 书愤 /6
 感事四首（录一） /6
- 杨万里 初入淮河四绝句（录一） /6
- 郑思永 紫姑伸狱诗 /7
- 西溪寨军将子弟 阙题 /7
- 武昌军士 阙题 /7

- 薛季宣 周将军庙观岳侯石像二首 /8
- 叶绍翁 岳王坟 /8
- 李 谌 六州歌头·吊武穆鄂王忠烈庙 /8
- 刘 过 六州歌头·吊武穆鄂王忠烈庙 /9
- 刘 儗 阙题 /9
- 汪 莘 中原行怀古 /9
- 李 埴 祭岳鄂王文并序 /10
- 释居简 读岳鄂王传并引 /11
- 戴复古 水调歌头·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 /12
- 苏 洞 武昌 /12
- 赵肃远 岳王坟 /13
- 钱 时 东松庵观岳武穆遗碑 /13
- 曹 翥 过岳王祠 /13
- 吕 午 和岳王庙壁上韵 /13
- 袁 甫 江东巡部纪行（节录） /14
岳忠武祠 /14
- 王 遂 登杨府风云阁 /14
- 佚 名 鄂武穆王岳公真赞 /15
- 岳 珂 鄂忠武王出师疏帖赞 /15
鄂忠武王书简帖赞 /16
经进百韵诗 /16
东松庵 /17
- 王 柏 岳王 /18
- 郑 起 谒岳王坟 /18
- 方 岳 次韵徐宰题岳王祠 /18
题祁门岳王庙 /19
- 陈允平 鄂王墓 /19
- 胡仲参 读岳鄂王行实 /19
- 徐集孙 岳鄂王墓 /20

岳鄂王墓 /20

黄文雷 往年因读岳王传尝为之赋今过东林睹其遗像感而申颂之 /20

林 泳 岳庙 /20

释行海 岳飞 /21

方 回 宿东松寺 /21

送岳德裕如大都（节录） /21

何梦桂 吊岳文二公二首 /22

西湖 /22

滕 堦 拜岳将军墓 /22

董嗣杲 岳鄂王墓 /23

过岳家市 /23

春步岳园二首 /23

宋庆之 武昌怀古 /23

吴龙翰 读岳武穆王传 /24

王英孙 岳武穆王墓 /24

林景熙 拜岳王墓 /24

胡天放 阙题 /25

艾性夫 岳武穆葬西湖故宅为学宫 /25

韩信同 岳王墓 /25

陈德武 水龙吟·西湖怀古 /26

马 存 岳王墓 /26

 元 代

白 珽 岳武穆精忠庙 /29

胡炳文 拜岳鄂王墓 /29

任士林 岳鄂王墓 /29

赵孟頫 岳鄂王墓 /29

尹廷高 西湖岳王坟 /30

蒲道元 读宋四将传并序 /30

- 宋 无 岳武穆王 /30
武穆坟 /31
- 龚 璘 咏岳王孙县尉复栖霞墓田事 /31
- 黄公望 西湖竹枝词 /31
- 潘 音 读岳武穆传 /31
- 周德清 [中吕] 满庭芳·看岳王传 /32
[中吕] 满庭芳·误国贼秦桧 /32
- 陈 樵 题建炎遗诏 /32
- 吕彦贞 四贤祠 /33
- 李孝光 岳王祠 /33
- 徐 震 钱塘怀古 /33
- 贯云石 朱仙镇 /34
- 张 昱 岳鄂王坟上作 /34
题岳王祠 /34
- 柯九思 岳武穆王墓 /34
- 郑元祐 岳武穆王墓 /35
重建岳王精忠庙谢李全初长司 /35
古墙行（节录） /36
岳王庙 /36
重建精忠庙记迎送神辞 /36
- 朱德润 过岳鄂王庙 /36
- 段天祐 岳王庙 /37
- 杨维桢 岳鄂王歌 /37
岳王行 /37
银瓶女 /38
湖上感事漫成四绝奉寄玉山（录二） /38
阙题 /38
阙题 /38
- 苏大年 阙题 /39

阙题 /39

班惟志 岳王庙 /39

贡师泰 西湖竹枝词 /39

宇文子贞 阙题 /40

林泉生 岳王庙二首 /40

于 立 西湖竹枝词 /41

潘 纯 题岳武穆王墓 /41

叶 颙 岳飞传 /42

倪 瓒 拟赋岳鄂王墓 /42

再二首 /42

竹枝词（八首录二） /42

达兼善 阙题 /43

成廷珪 奉书岳忠武王诗集传后 /43

高 明 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 /43

迺 贤 岳坟行 /44

张天英 钱塘怀古次高则诚韵 /44

陈 基 吊岳武穆文（骚） /45

拜岳鄂王墓 /45

贝 琼 西湖竹枝 /46

姚文奂 题岳王墓 /46

又题岳王墓 /46

王 逢 银瓶娘子辞有引 /46

岳鄂王墓木皆南向平江张师正知事命工图之为题一首 /47

鲁 渊 读岳鄂王传 /47

张 宪 姑苏钱塘怀古诗（六首录一） /48

悲建绍 /48

岳鄂王歌 /48

岳飞墓祠 /48

杨子寿 阙题 /49

- 陶宗仪 岳鄂王 /49
徐孟岳 岳王墓 /50
潘 牧 姑苏钱塘怀古诗次韵（六首录二）/50
张伯远 象山山长岳仲远美任归浙 /50
吴子华 阙题 /50
王彦琬 阙题 /51
牟景阳 阙题 /51
施则夫 阙题 /51
沈叔敬 阙题 /52
佚名 阙题 /52

明 代

- 陶 安 岳王墓 /55
咏史十五首·岳武穆 /55
刘琮玉 阙题 /55
袁 华 淮安忠武王祠 /55
凌云翰 岳鄂王墓 /56
张 羽 岳鄂王墓 /56
岳武穆王 /56
甘彦初 阙题 /57
克 新 岳飞墓次刘治中韵 /57
岳飞墓次吴府判韵 /57
张 著 过大梁朱仙镇 /57
钱子正 岳王墓 /58
钱子义 朱仙镇 /58
栖霞岭 /58
童 冀 谒岳鄂王墓 /59
顾 禄 过崔桥闸题岳武穆屯兵处 /59
李希颜 阙题 /59

- 凌 鹄 阙题 /60
- 方 质 阙题 /60
- 茅大方 上鄂王坟 /60
- 吴 植 阙题 /60
- 陈汝言 送谢从义知杭州分题岳王坟 /61
- 邓 林 岳王墓 /61
- 高 启 岳王墓 /61
- 佚 名 岳鄂王墓（长律残篇）/62
- 瞿 佑 阙题 /62
宋故宫叹（节录）/62
- 朱 吉 读岳武穆王传 /63
- 王 恭 阙题 /63
- 黄 福 哭岳飞 /63
- 金 实 岳王墓 /64
- 魏 骥 阙题 /64
- 李昌祺 尉氏怀古 /64
- 孙子良 拜岳王墓 /65
- 胡 谧 岳武穆鄂王庙复建记迎送神诗 /65
- 袁忠微 阙题 /65
- 郑 珞 钱塘怀古 /66
- 王 荣 阙题 /66
- 丘 吉 鄂王坟 /67
- 霍宾阳 阙题 /67
- 夏 基 栖霞岭上 /67
- 冯 琴 阙题 /67
- 宋眉祝 阙题 /68
- 宋价祝 阙题 /68
- 陈 贇 岳鄂王墓和董嗣杲韵 /68
阙题 /68